



近年来,不时听闻金朵儿新书出版的消息。金朵儿的创作以儿童文学为主,虽然是个年轻的“85后”作家,却已出版几十本作品,而且市场业绩都不俗,在儿童文学圈,那是不折不扣的实力派了。

江西教育出版社推出的《雪莲山的狐狸》(2019年12月第1版),是金朵儿的最新作品。这是一部儿童文学题材的短篇小说集,由9个独立的短篇组成。和作者此前的诸多作品一样,这些短篇小说既展现了作者瑰丽奇特的想象力,还化零为整形成合力,聚焦于一个共同的主题。

金朵儿是个童心不泯、思绪不拘的写作者。读她的作品,时时可以看到作者的奇思妙想。在金朵儿的眼里,一切生灵皆通人性,处处都是人的世界。于是,只要视线所及,万事万物都可以转换成为创作素材。这

奇思妙想构筑的独特世界

——读金朵儿短篇小说集《雪莲山的狐狸》

■李伟明

时,我们便不禁惊讶于作者笔下的神秘世界是如此的丰富、立体、多彩。以本书所收的这些短篇为例,在《小人儿茶茶》中,原始森林里居然有那么一个神奇的小人部落;在《雪莲山的狐狸》中,狐狸们的遭遇出人意料,令人痛心震撼;还有《蓝眼泪》的海豚人,《恐龙外传》的各式恐龙,《阳台上的童话》的小花精、小比熊、蚂蚁、蟋蟀等精灵与小动物,《天井》的老龟,以及构思别开生面、内容充满寓意的《药》,故事深沉而凄婉的《青花》……通过作者的叙说,恍惚间你会发现这些生灵的命运与人类是何其相似,关心它们的世界其实就是关心人类自身。这种讲述的方式,特别符合少年儿童的阅读心理。作者放飞想象,推出了那些富有创意的故事情节曲折,引人入胜,使作品让人读后常常有所回味。

金朵儿用她的个性化方式告诉读者,生灵万物皆有悲欢,只是我们人类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。好的童话,为万物代言,某种意义上来说,它是真的。就如一位摄影师所拍的森林里三只小熊在跳舞的图片,发现小熊会说话、会跳舞,小蚂蚁躺在丝瓜花晒太阳觉得很惬意,雨滴落下来它会觉得恐惧……这些其实都是真的情感,只是站在动物的立场而已。

喜欢故事是人的天性。我们知道,一个娃娃刚刚懂得以语言交流的时候,便喜欢听父母讲故事。其实,儿童如此,成人又何尝不是如此?故事总是比纯粹的说理更容易让人接受。所以,对小说这种体裁

来说,在普通读者眼里,讲好故事才是第一位的。如果没有一个好故事,却想吸引读者把作品看完,那对读者来说是很辛苦的事。如果不是职业评论家或“友情阅读”者,我想是很难做到的。金朵儿的作品建立在一个清新奇特的故事基础上,我想这是她的作品受到少儿读者欢迎的坚实基础。

对成功的小说来说,仅有故事当然是不够的。儿童文学也不例外,如果只有故事,作品还未必走得远、传得久。因为少儿读者由于一切尚未定型,兴趣和想法很容易发生变化,故事过于简单肤浅的话,没过两年就会被他们淘汰或忘却。正是基于这一点,我认为,在金朵儿的作品中,更具有价值的是她致力表现的深刻甚至沉重的主题。

印象中,对人与自然的关注是金朵儿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总基调,作者似乎从来没有停止对这些问题的思考。关注人类命运,唤醒家园意识,应当成为文学的重要使命。这里,不禁要说一下新冠肺炎疫情,说到底不正是因为人们长期不敬畏自然,不关心自我生存环境结下的恶果吗?人类如果不痛定思痛,深刻反思,类似的悲剧只怕可能还会重演。文学作品当有教化功能,儿童文学尤其如此。关爱地球,改善生态,只有“从娃娃抓起”,让这一代人正确认识人与万物的关系,未来世界方可期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金朵儿的作品是下了功夫的,也是具备这种“养分”的。



民族裂变 家国情怀的碰撞

——读《白鹿原》

■文 芳

《白鹿原》是我国当代长篇小说的一部经典之作,是从家族史延伸出来的民族史,是民族裂变,是家国情怀。小说还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出现在舞台和银幕上,无论就其思想容量还是就其影响而言,都有不可忽视的地位。

读完《白鹿原》后,我的感觉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:凝重、苍茫、悲壮、深沉。众多的人物形象,复杂的矛盾冲突,引人入胜的情节结构跌宕起伏、荡气回肠。全书描写了一个原,两个家族,三代人,四股力量,五种斗争,六件大事,熔历史风云、男女风月、文化兴替于一炉,表现了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成立后近五十年的历史进程,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、文化变迁。

《白鹿原》以白、鹿两个家族的对比、争斗为主线,着重从文化传统、国民心理、伦理道德和乡土人情等方面来审视和表现民族的灵魂,塑造了白嘉轩、鹿子霖、朱先生、鹿三、黑娃、小娥、白灵等多个典型人物。

白嘉轩作为白鹿村的一族之长,耕读传家,行善积德,其道德人品完全符合宗法家长的规范。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也不忘修祠堂、立族规、办学校、兴家业。他既有忠孝仁义的儒者风范,也有顽强坚毅的硬朗作风,腰杆挺得很直,做人光明磊落、堂堂正正;鹿子霖,欲望极强,官瘾、情欲都重,极其虚伪、自私。冷先生一语:“你要能掺上嘉轩的三分性气就好了”,点穿了他极端自私的卑劣人格。这部作品就是通过他们人格的对照,精神境界的较量来体现礼教与人性、天理与人欲、灵与肉的激烈冲突。当然,人物塑造不可能是非黑即白,人性复杂而矛盾,白嘉轩也有保守、虚伪、专断甚至冷酷的一面,鹿子霖也为族人做了不少的事情。

小说中的两个主要女性人物:田小娥、白灵。田小娥的性格反叛、报复、无助、压抑。我不喜欢田小娥这个角色,但又怜悯她是一个受害者,遭受多次身心迫害,她的人生完全取决于男人给予的生活,是时代的牺牲品;白灵的性格叛逆、刚烈、勇敢、坚贞。喜欢白灵,人如其名,清澈、有灵气。

《白鹿原》涉及问题之大、人物之多,延伸到历史、家国、个人的走向,浓缩了半个多世纪乡土中国的生存状态和命运际遇,“通过一个初级社会群体来映现整个社会”,它是一个饱满丰富的世界,更是一个观照我们民族灵魂的世界。而作者陈忠实自己在谈到《白鹿原》的创作时也说:“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,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。这是一个生活演变的过程,也是历史演进的过程。”这就是作者的思考、觉醒和发现,他的全部努力,就在于揭去覆盖在历史生活上的层层观念屏障,回到事物本身去,揭示存在于本体中的那个隐蔽的“必然”,这也是《白鹿原》打动读者,成为经典的原因。



学者的厚爱 ——《大师远去贰:爱恨情仇》读后随感

■蒋阳波

初读《围城》的时候,对作者佩服得五体投地,实在想象不出世界上竟有这样的人,将文字之间的意义拓展得如此丰富而幽默。这是了解钱钟书的开始。

钱钟书无疑是那类天性聪慧的人,连清华老校长梅贻琦与老师吴宓都这么认为。

钱钟书不仅仅是天性聪慧,其读书用功之勤奋,怕也是世所罕见。据说钱氏在清华四年,竟“横扫清华图书馆”,把馆内130万册藏书,从A字一号开始,全部通览一遍,未有一册遗漏者。岳南在《大师远去贰:爱恨情仇》这本书中《吴宓与钱钟书的恩怨是非》一文中认为:“如此算来,每日读书数量为890册还要多一点,这个数字显然已超出了一般的传奇演义故事而变成神话小说了。”

才华出众,很容易个性张狂。钱钟书便是,其张狂性格和随意臧否人物的本事,为众所领教。陈福田在清华时,希望钱钟书进入清华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。钱钟书一口拒绝了,说:“整个清华,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!”吴宓为其解脱:“学问和学位的修取是两回事。以钱钟书的才质,他根本不需要硕士学位。当然,他还

年轻,瞧不起清华现有的西洋文学教授也未尝不可。”钱钟书任教于西南联大是1938年,年方28岁,正是血气方刚之时,常有惊人之语。虽然在西南联大破格晋升为教授,但在西南联大任教不足一年,就悄然离开。离开之时,跟学校无半点交代。

期间,钱钟书自恃才情,还曾给老师吴宓不少的打击。即便钱钟书如此,吴宓内心生气,但仍与梅贻琦、陈寅恪等都认为人才难得。当时主持联大事务的梅氏仍致电挽留。吴宓则于校内一片反对声中力争再聘。那时,钱钟书已在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。

钱钟书在离开联大后,轻狂的性格与心态有了很大的改变,逐渐变得谨小慎微,藏而不露,且大有老谋深算、养精蓄锐之态势。到了1993年春,吴宓女儿吴学昭整理吴宓的日记和遗著时,发现有许多关于钱钟书的记载,便写信给钱氏夫妇,问是否愿意看看她父亲日记中涉及二人的部分。征得同意后,吴学昭寄来了她摘录的日记片段,钱钟书看到早已过世的“傻得可爱”又“老实得可怜”的老师人生历程中那饱蘸深

情与椎心泣血的记述后,真诚地向学昭女士自我检讨:“先师日记中道及不才诸节,读后殊如韩退之之见殷情,‘愧生颜变’,无地自容。”他深悔自己对老师恭而不尊,以致“弄笔取快,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,罪不可逭,真当焚笔砚矣!”但事已至此,“内疚于心,补过无从,惟有愧悔”。

一个人的才华是无法掩盖的,但倘若恃才傲物,目空天下,则于人于己多有不利。吴宓身为奇才钱钟书的老师,一边要忍受这位才华横溢的学生给他不停地带来的麻烦,甚至包括对自己的讥讽,一边又能够以极其宽容、呵护的心态去引导其成长,这是一份更宽广博大的爱。而这份宽容的爱,恐怕是钱钟书在人生的前半生生涯中都无法体会到。

誉较多、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,40多年来发表、出版作品近两千万字,在中国乃至世界广受瞩目,其作品先后获国内外多项文学大奖,被译为英、日、法、韩、德等多种文字,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好评和喜爱。此次出版这套大型文集弥补了之前张炜作品单行本较多、文集不够系统全面的缺陷,完整地呈现了张炜作品的全貌,充分展现其精神、思想、文字的价值和魅力,给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份阅读张炜的完备资料。且文集每卷所附插图收入作者不同时期的照片、作品手迹、书影、写作及活动地点等背景资料,大部分为首次展示。

一份“阅读”张炜的完备资料

——漓江出版社推出50卷本《张炜文集》

■李浩清

近日,我国当代著名作家,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张炜的鸿篇巨制《张炜文集》50卷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该文集收入张炜1973年至2018年创作的作品,分类编为50卷,其中第1至20卷为长篇小说,第21至23卷为中篇小说,

第24至27卷为短篇小说,第28卷为儿童文学,第29至33卷为散文随笔,第34至48卷为文论,第49卷、50卷为诗歌,第50卷附录作家文学活动年表和作品总目,这50卷本《张炜文集》集中、系统、全面地呈现了张炜的创作成就。

张炜是我国当代创造力超强、获得荣